



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和 1877 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相距差不多有十一年之久。这个时期，可以完全正确地把它叫做在“第四交响曲”的形象中所反映出来的所有的矛盾更加剧烈的时期。在亚历山大反动势力的黑暗时期——“不景气”时代——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变为心情慌乱、茫无失措。

柴科夫斯基在这几年中从国外给他兄弟写信说：“俄罗斯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怪事情，此地的报纸上早就登载着关于大学生的混乱的消息。读那些在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的消息时，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似乎开始更清楚和更多地认识了我們那里事情的真正情况，并且常常感到作为公民一分子

的嚴重的悲哀。然而信可能被檢查，因此有關政治見解的問題，我就不談了……”

那時的許多優秀藝術家——如加爾申、那德松、烏斯片斯基——都在八十年代的窒息空氣下死去了。符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在他的著名的文章“列·托爾斯泰及其時代”中指出：“悲觀主義、不抵抗主義和向靈魂的申訴，是在那樣的時代裏必然出現的意識形態”。

柴科夫斯基不斷地、不屈不撓地尋求那煩擾他的問題的答案，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傾向於懷疑主義的人的悲劇在於他打破傳統和信仰以後尋找什麼東西來代替宗教，他徒勞無益地從一種哲學理論跑到另一種哲學理論，轉輾地企圖在那裏找到生活鬥爭中的堅定力量……”

柴科夫斯基這些年的整個生活中充滿了極複雜的矛盾。他時而受斯賓諾莎學說的吸引，時而企圖使自己信仰上帝，時而熱烈地醉心於社會音樂活動——領導俄羅斯音樂界、從事指揮工作，在

邁達諾夫組織國民學校，成立藝術部、樂隊隊員協會等，忽然，所有這一切又為逃避人們的迫切願望所代替。他痛苦地離開了俄羅斯。但是到了外國之後，不但沒有找到平靜，反而又懷戀祖國，他就这样地在十一年之中往返了許多次。

他在这幾年的創作生活中有着同样的不安与矛盾。如三首交響組曲中的“明朗抒情詩”与“浪漫曲集”作品第五七、六〇号和標題交響曲“曼夫列德”的悲劇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但這些矛盾更特別尖銳地表現在“第五交響曲”中的不朽的具有哲學意義的形象裏面。

不久以前在作曲家的手稿中曾發現一本注明1888年的小記事冊。我們在这本記事冊裏面發現了“第五交響曲”寫作計劃的一些草稿。它們極其簡潔概括，有時甚至是一些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看懂的記号，但是作品的總的思想在那裏面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第五交響曲”和“第四交響曲”一樣，也是由



种境界——夢想幸福的境界。好像這裏真的可以找到所期待的忘怀，但是樂隊的強烈的和弦打斷了这个進行，並開始進入展開部。整個展開部幾乎都是建築在主要主題的發展上，即建築在發展的不斷向前衝進與經常的受約束之上。在第一段的反覆（反覆記號）之後，行板的宏大的戲劇性的結束，仍沒有帶來所期待的平靜……。

第二樂章更深刻地揭露了夢想幸福的形象。這樂章的兩個主題幾乎可以說是作曲家的抒情靈感的頂點。法國號奏出柔和而微帶傷感的主題：



雙簧管用明朗的演奏回答它：



“一線光明”——作者本人曾對充滿感情的第二主題作過這樣的注解。但是，正像第一樂章裏面一樣，粗暴的殘酷無情的命運闖進了這個幻想

境界。序奏主題——命運的主題在中間插句中又重新發出聲音，“沒有，沒有希望……”這個悲劇的對比主題的衝突在反覆中又重複出現。整個樂章以主題“一線光明”的第三次運用而告結束，但在这主題裏面已經沒有以前的表情了，它首先平穩地馴服地在小提琴，而後在中提琴，最後在大提琴的瘡啞陰暗的低音區中發出聲音。

“第五交響曲”的行板是柴科夫斯基所有交響曲的“第二樂章”中篇幅最大的一个樂章。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實際上是所有作品中的戲劇構思的樞紐。在全部抒情明朗的背景下出現的威嚴的主題，好像是預示那破壞幸福理想的、可怕的、殘酷的現實。

第三樂章是柴科夫斯基慣用的圓舞曲：



第三樂章裏面描畫着夢想的境界，那是輕飄的、難以捉摸的、變幻無常和幻想的境界。在这樂

章的結尾的地方，不祥的序奏主題又重新出現。這個主題現在又走進了迥非尋常的深沉的敘述中，其中個別的音調，正好像遙遠的隱隱的走遠了的雷聲一樣……

第四樂章和交響曲開頭的憂鬱與不安的情緒是顯然相反的。序奏的主要主題（現在用大調奏出）在這裏獲得了節日的凱旋進行曲的性格。全樂隊奏出舞曲的主題來代替主要主題。

下面就是那些使人懷念的快活的民間舞曲的曲調之一：



第一個進行曲式的主題的運用，在末樂章的末尾獲得了宏偉的、光輝燦爛的、莊嚴隆重的性格。在愉快的、迅速的結尾中，柴科夫斯基最終地肯定了明朗勝利的因素。他在这部交響曲中，仍然和以前一樣，企圖在快樂的、華麗的、節日的末樂章解決交響曲前幾個樂章中的憂鬱不安的思

想；企圖為不屈不撓地渴求自己的幸福，而跟擺在他前途上的命運作殘酷決鬥的英雄的勝利找到力量……

“第五交響曲”是在弗羅洛夫斯克的別墅裏，用很短的時間——差不多在兩個月內寫完的。這部交響曲在秋天出版，十一月在彼得堡上演兩次，同年在作曲家指揮之下又在布拉格演出。從那時起，這部交響曲便持久地成為俄羅斯交響音樂的黃金基金了。

